

古代文選

〔三〕

一九七四年七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学》批注（选刊）

石青

《大学》批注（选刊）

石青

【原文】

子程子〔一〕曰：《大学》〔二〕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古代文選

〔三三〕

一九七四年七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学》批注（选刊）

石 青

《大学》批注（选刊）

石 青

【原文】

子程子〔一〕曰：《大学》〔二〕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注释】

〔一〕程子：即宋朝反动理学家程颐。

〔二〕《大学》：按照朱熹的看法，《大学》第一章是孔老二的原话，是学生曾参把它记述下来的。其余十章则是曾参的发挥，而由曾参的学生把它记录下来的。《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抽出来，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译文】

程颐说：《大学》是孔丘的遗著，是学习孔孟之道的入门书。……学生从《大学》着手学习孔孟儒学，就可以不走弯路。

【批判】

包括《大学》在内的朱熹《四书集注》，是宋以后的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大学》被抬高到必读的教科书的地位，一则是由于它具有从天命论到复辟纲领和处世哲学等等孔孟之道的基本内容，再则是由于地主阶级不断受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需要加强其思想政治的统治。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的反动头目如曾国藩、蒋介石、刘少奇之流都对《大学》推崇备至。曾国藩就说过：『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刘少奇叛变投敌，就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

重新混入党内，经营他尊孔的反革命的生涯。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精神武器。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大学》的反动思想。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译文】

大学所讲的道，在于阐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亲爱民众，在于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批判】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认为『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大学》一开头就把自己的纲领端出来，说明这确是全文的要害。

先看『明明德』是什么货色。『德』，或『德治』，是奴隶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它产生于殷，发展于周，并且又为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利用、标榜。『德』上冠以『明』字，乃是奴隶

主阶级对自己施行『德治』的赞词，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德』与『礼』，原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德治』为了达到『礼治』，『礼治』需要『德治』来维持。《大学》全篇，虽无一个『礼』字，但全书却都充满『礼』的内容，因为明『德』就是为了『复礼』，从这个意思上说，『德治』也就是『礼治』。

『亲民』即『爱人』的意思，也就是所谓『仁』。用抽象的口号掩盖『爱』的具体内容，是孔丘的老手法。程颐、朱熹释『亲民』为『新民』，竭力把孔老二打扮成一个『以涤其旧染之污』的革新派，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也暴露出这伙宋代理学家的卑劣。但『止于至善』，却大有文章。孔老二说：『小黄鸟都知道它所归止的地方，人而不如鸟乎？』是说人类社会也要有归宿。归于何处呢？这就是『止于至善』。然而『至善之境』，尚太玄妙，到底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还是请听『圣人』自己的回答：『德行深远的周文王，就是人们持久光明地所归止的境界呀！』这下子真是简明扼要，毫不含糊了。所谓达到『至善之境』，就是回到『文王之境』。可见，《大学》的纲领，就是孔丘『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

【原文】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

万物都有本有末，有始有终，知道什么应当先作，什么应当后作，那就离道不远了。

【批判】

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本是《大学》开头两段的结语。这里的『本』和『终』，就是『止于至善』，即回到周文王的时代的『至善之境』。如何才能达到呢？孔老二说，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先知道『至善之境』，然后一步步去实行，就是离道不远了。这个『道』，不用说当然就是复辟之道。林彪的『本』和『终』，也是『止于至善』，即要把新中国拉回到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旧中国。但在反动的步骤上，他却要『当务之急』，等不及通过『定』、『静』、『安』、『虑』、『得』这些阶段。他急于要当『国家的头』，急于要『夺取全国政权』，急于要当『皇帝』，急于要卖国投降。林彪把『知所先后』与『当务之急』联在一起，充分反映出他迫不及待，急不可耐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译文】

古代要把光明的德性阐明给天下的人，首先就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整齐自己的家族。要整齐家族，首先要修养自己本身。要修养本身，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要端正自己的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志诚实。要意志诚实，首先要充实知识。要充实知识，首先要闭门领悟先验的『天理』。

【批判】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朱熹的说法，『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修己治人的整个程序』。刘少奇则说：『这一切，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自己的进步，必须下深刻的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反动代表人物异口同声的

评语，说出了《大学》条目的实质。

八条不是平列的，而『以修身为本』。要修身，又特别要『格物』。『格物』是基点，是关键。何谓『格物』？注家很多，众说不一。按朱熹的解释，则认为『格物』就是『穷天理，明人伦』。何谓『天理』，『人伦』？『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可见，『天理』、『人伦』就是君臣、父子关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大学》一书，要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要领悟并懂得这个永恒不变的『天理』，这样，统治阶级就能毫不动摇地去维护这个『天理』，被统治阶级就应毫不反抗地服从统治，甘当奴隶。于是家里也就不会有人闹事，国里也就不会有人造反，并且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穆穆文王』的『至善之境』就能达到、就能保持。从『格物』到『平天下』的八者关系，经朱熹提出『穷天理，明人伦』以后，确是把实质点明了。宋朝的皇帝追封朱熹为『太师』，并把他的牌位抬进孔庙，是不奇怪的。

『格物、致知』这一套从哲学上讲，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要人们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逐步领悟先于物质存在的『天理』，然后根据这个『天理』来『治国、平天下』。要知道唯心主义哲学是如何为反动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大学》就是一个标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林彪鼓吹『从主观到客观』的『倒过来』的哲学，就是『格物、致知』这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和『修养经』的翻版。目的是要欺骗群众，镇压革命，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统观《大学》的『纲』与『目』，便知《大学》是反动派鼓吹复古倒退的代表作，是为了挽救反动统治阶级死亡的一张药方。

【原文】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二〕矩〔三〕之道。

【注释】

〔二〕絜（协×ㄝ）：测量、计度。

〔三〕矩：方。

【译文】

厌恶上面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下面；厌恶下面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上面；厌恶前面的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后面；……厌恶左面的某种东西，就不要照样去对待右面。这就是所谓测量方正的方法。

【批判】

『絜矩之道』，就是孔孟提倡的反动透顶的忠恕之道。在《论语》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这条骗人的原则搬到《大学》来，运用于处理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于是就有上面所说的这一套。林彪一类骗子认为，『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亲爱的『君子』先生们，你们都讲得很漂亮。但是请问，人民要前进，你们却硬要拉人民倒退；人民要革命，而你们却硬要搞复辟，把剥削制度强加给人民；人民要当国家的主人，你们却硬要人民当亡国奴；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你们又是根据什么『之道』搞出来的呢？你们的言与行是这样的不一致，你们鼓吹的原则与你们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相脱离，这不足以勾画出你们这一群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脸谱吗？

再回到『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句话。朱熹的注释是『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十分强调了一个『忠』字。林彪梦想当『皇帝』，大搞结党营私，搞什么『以人划线』，『亲不亲线上分』，也就是要他的死党对他效忠，为复辟资本主义卖命。

【原文】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一〕}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注释】

〔一〕弟，即悌（替ㄣ），尊敬兄长的意思。

【译文】

孝是用来服事君主的，悌是用来服事尊长的，慈是用来使用民众的。

【批判】

孔丘非常强调『孝』，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把『孝』捧得这样高，为的是什么呢？《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说出了道道。原来孔孟儒学大力提倡『孝』，主要的并不是要人去『孝』老子，而是要人去『忠』君主，即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同样，孔孟极力鼓吹『慈』，也并不是真的要老子爱儿子，而是要借『慈』来『使众』，即统治老百姓。我们说，伦理道德是有阶级性的。

一定阶级的伦理道德又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提出过『孝治天下』的主张，以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林彪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的世袭王朝，也十分重视孔孟的『孝道』。目的就是要人们『无违』他的反革命意志，服服贴贴让他『使众』，以建立林家世袭王朝。但是，剥削阶级往往又不肯公开承认道德的阶级性，不肯公开把伦理与政治联系起来，《大学》算是露了一点底。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份反面教材，揭露剥削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原文】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译文】

君主的言行要归于仁，臣民的言行要归于敬。

【批判】

『止于仁』、『止于敬』，还有什么『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这类东西，都是《大学》纲领

『止于至善』的具体化，也是《大学》条目中格物、天理、人伦的具体化。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门之徒说：『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可见，『仁』体现着『礼』，『敬』是为了『忠』。当然，『敬』除有『忠』的内容，还包括一套表达『忠』的形式，比如，臣对君要跪拜叩头之类。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就曾规定军民人等一律要行跪拜礼，只有少数几个老家伙得到特别照顾可以不必弯腰。朱熹很强调『敬』，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林彪也非常欣赏『敬字工夫』，极力推销『为人臣，止于敬』的黑货，梦想有朝一日当上『皇帝』之后，强逼人民对他这个『儿皇帝』下跪朝拜。

【原文】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二）人之性，灾必逮（三）夫身！

【注释】

〔二〕拂：违反。

〔三〕逮（代dài）：及。

【译文】

人家憎恶的，你偏要爱好，人家爱好的，你偏要憎恶，这就是违反人的本性，灾祸一定会落在

你的身上。

【批判】

这里鼓吹的是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按照孔孟的意思，要避免灾祸临头，就一定要做两面派。人家（当然是君子）所厌恶的，你也要厌恶，人家所爱好的，你也要爱好，察言观色行事，保险不出乱子。孔孟提出这套处世哲学，主要是为了处理奴隶主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骗取已经取得统治权力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信任，便于反复辟奴隶制的倒退勾当。后来封建统治阶级也利用了孔孟的处世哲学，主要是为了处理剥削阶级内部你争我夺的相互关系，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强化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林彪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继承并发挥了孔孟的处世哲学，提倡‘三不主义’，主张‘不置可否’、‘照上面办’。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会‘不置可否’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能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去‘办’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林彪抄录孔孟处世哲学的条文，鼓吹‘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就是要施展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大搞阴谋诡计，表面上‘顺着’党和人民，暗中却加紧‘磨我的剑’，等待时机，妄图取无产阶级专政而代之。这当然只能是梦想。

【原文】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译文】

楚国的古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宝物的，只把善作为宝物。

【批判】

《大学》全篇，一有机会就要把『善』抬出来，十分注目。在总共一千七百五十多字的书内，使用『善』字就有十一处之多。『善』在孔孟儒学中的重要地位，就此可见。『善』原是人性论方面的一个概念，它的对立面就是『恶』。从要人民永远当奴隶，不让历史车轮前进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鼓吹『善』的事实中，不难看出，奴隶主阶级的『善』，对奴隶们和新兴社会力量来说就是恶。奴隶主以『善』为幌子，以『善人』自居，实际上却是一伙恶盈满门的吸血鬼，无恶不作的坏家伙，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就以标榜『惟善为宝』的楚国奴隶主阶级为例，他们『善』在何处呢？就『善』在以百倍的仇恨乱箭射死吴起，就『善』在逼得屈原走头无路，不得不投河自杀。毒蛇装扮成

美女，为的是更凶恶地吃人，被推翻的剥削者披上『善』衣，为的是更疯狂地搞复辟。孔丘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林彪鼓吹『见善而息，……道之所止』，这个『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在中国重新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境地。

【原文】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译文】

德是本，财是末。轻本而重末，那么争利的民众就要抢夺了。

【批判】

这里的『德』，就是《大学》纲领里的『明德』，即『孝、敬、忠、信』一类的货色，实际上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奴隶主阶级的上层建筑。《大学》鼓吹有德就有人，有人就有土，有土就有财，有财就有用，是说只要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复辟成功了，重新掌握上层建筑领域的统治权，那么，就可以

把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就可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就可以强制奴隶生产更多的财富，供奴隶主挥霍享用。这就叫做『德是本，财是末』，或者叫做『有了德就有了一切』。从鲁国『初税亩』到商鞅在秦国『坏井田，开阡陌』，奴隶主的经济基础已被摧垮了。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吃了败仗以后，就妄图拚死维持它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统治权，或力图恢复它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统治权，借上层建筑来重新夺回它已失去的财产。『德者本也』这一反动观点的提出，正是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体现了奴隶主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较量的反革命策略。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所谓『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正是孔老二『有德就有一切』的老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弹。

【原文】

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译文】

必定要依靠『忠』、『信』才能得到〔天下〕，由于骄横、高傲就要失掉〔天下〕。